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二
司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悼不御朝二日
詔贈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謚曰正惠某嘗
執筆太史獲觀先朝故事蓋我祖宗以來優禮近屬
凡隱卒崇忠之典祇庶姓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
者則與外朝公卿異非恭榮康僖則修簡靖裕而已
豈皇族不皆任以事其賢不暴於衆人耳目邪抑雖
多賢而其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時錯立者
亦不多有也故皇族之謚忠則僅有正則絕無近時
丞相忠定公蓋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於絕
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秉大政決
大策功名之盛霆震電耀而正惠公陳力于外曾未
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盡究於天下然士大夫以其
存否爲世重輕者蓋五嶽四鎮初不見其有運動之
迹於天地間大施行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
吐內雲霧蓋亦天地之所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
迹也然則正惠公之薨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其



有以哉公以淳熙丁未進士調福州司戶叅軍用薦者陞從政卽盡行在草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又用薦者改宣教卽通判太平州知饒州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煥章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糴知旨陞一秩仍減磨勘攝安撫使尋除秘閣脩撰正爲安撫使兼漕事進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以治行進煥章閣直學士居有頃以顛謨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端明殿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

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初爲戶掾卽來古歷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愛及民者輯爲編書置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後帥林公旣彊致難犯獨爲公降色辭其後提點刑獄辛公弃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灑繩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譴公終始据正不爲屈候官石門鄉田賦視宅鄉特重公會劾討之羸足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它鄉等其爲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爲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與同官之賢

者皆徧及乃受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一郡事悉
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曹未相悉頗疑侵守
權取郡事凡公所參決者眎之縱中經衡中緯無一
繆戾可指乃自然知公晚牢城營有逃者本疆盜也
捕得守銳欲斬之公亟白守於法疆盜特貸命而復
逃亡七日不獲者斬今雖疆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
應守無以奪逃者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
一見即察其情僞先諭以理後裁以灑勝者悅負者
愧喜訟之俗爲少衰饒爲州歲入田租十二萬皆輸
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兵米月爲七千石皆取給其入

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支上供即疆民輸
錢及兵廩不繼乃糴旁郡軍人鶴伺水涯吏乘爲姦
米多濕惡公皆正之俾不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
境內蓋有餘而積者數萬石它歲饑用以振民全活
甚衆諸邑積逋一切蠲之責可輸者邑皆競輸不敢
後去之日百姓縫紵爲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
于三賢堂祠焉江西鐵公爲常平使者是時權臣動
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困公丐錢于朝爲糴
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自食者若干官糴
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謬曰貸糧持挺橫甚者白晝

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檄州縣速振贍之母啓盜端
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臯部內帖息爲轉運判官
以所部十一州公量不同大抵侈入而儉出乃取文
思斛下諸州禁毋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江西
米百萬曩時官靳其有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受
直于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
峒羅世傳寇鈔柳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柳衡湖南
部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捕江西曰
必誘降賊陽爲聽命而首鼠顧望持兩端公至則乞
與湖南掎角至討峒中糧素乏並峒之民陰以米資

真西山集卷之四十五

四

中

寇故賊得僣疆山谷間公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
法從事賊乏食始乞降明年夏青草峒寇作亟遣兵
平之至秋李元礪寇柳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
相連爲梗兩路兵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索疏求濟
帥詔遣池州副都統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
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人來議夾攻柳吏何光世能
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以計破難以力碎公曰即
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元礪自贖元礪獲則世
傳孤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在吾目中矣汝能往
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能即以光世送許俊乃以

緡錢二萬犒其軍越二日詔公移守輔郡公抗疏乞
晉計賊不許而是冬峒寇次第平悉如公言其在平
江覈財用出入而削九浮費亡藝者郡多舜文吏公
至未及歲苗嫗髮櫛宮寺以清其爲太平州則賸折
帛價使輕繩權酤額使少曰吾知其屬民久矣公在
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衆章馬聞天子猶惜公去得
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葬于平江府吳
縣穹窿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公諱希澤字叔和藝
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
殿直贈太子少保曾祖妣周氏贈永固夫人祖伯仁
故武翼郎贈太子少保祖妣周氏贈榮國夫人繼張
氏贈申國夫人考師虔故保義郎索贈太子少師妣
林氏索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惠
國夫人了男三人與哲承務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勲與懿並國子監進士
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和出於天性自少傳以求樂
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忠所欲爲不問力之不足力所
可爲不計家之不足也任料場時門官物故貧且無
子公爲率同官辦後事遣以歸得節過家悉養餘以
振親舊凡內外族姻昏嫁之不及時者每任爲己費

其貧不能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不遺餘力蓋皆發於惻隱之心而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居官廉介自持惜官物如已物自奉儉質一裘不易至十餘年食不兼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爲寒士也喜讀上蔡謝公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已接物優游和平而不犯燕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架度整整兄弟朋友愛備至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書爲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嶄然自立遂世其科公與人交誠以盡每自謂見人爲善雖疎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覲所至究心民

五西峯集卷之四十五

六

事日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言韓忠獻勲業名位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以爲俸入萬錢不敢自暇吾復何德遽求安佚或兩賜少愆即容色愀然飲膳爲減江西早公禱于麻姑山焚香既退盛服假寐若見雲氣蜿蜒如龍自神所而升遂大雨人謂精誠所召云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爲姑息體國憂民一心拳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當塗病中猶躬行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閱自力而起曰國之重事不可不親也捐館前三日尚涉筆書判病函御藥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袞死復何

憾無一語及其私將薨之夕有大星隕于郡西十里外嗚呼跡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耶始公在閩受知於忠定公忠定既以謫死諤波滔天士大夫能詆忠定為不忠者踵相躡進用一時知名士坐黨論斥逐亡虛日凡權臣意指所御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之子今江西漕崇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不足以動其中而易其所守非正能如是乎昔周公旦公奭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先焉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庫正惠平生每以前誓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然其仁足以庇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見思雖周人之於甘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綸言褒錫稱其有召公分吹之風焉維聖天子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沒則寵以節惠楊休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著盛德其孤以命某不得辭銘曰

天右我宋

子孫千億

有拔其群

如旦如奭

忠定之忠

正直之正

它人所難

矧曰同姓

三百年間

維二宗臣

曰正曰忠

餘莫與倫

抑抑成公

天賦全德

如王之溫

如弦之直

望其容貌

山澤之臞

觀其被服

環堵之儒

孰知其力

可與任重

見義直前

賁育非勇

天子曰嘻

此予宗英

玉節菟符

四方是營

番川之陽

大江之滸

穆然祥風

膏以時雨

有猗于嶮

既暴且狂

公如不聞

徐阮其亢

堂堂三吳

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

聲氣弗動

天子曰噫

母久煩公

往蒞姑孰

其寧厥躬

公拜稽首

直內文集卷之四十五

八

官有常職

奉日萬錢

臣敢弗力

民雖有瘳

公則已瘳

維其真心

之死靡悔

大星西流

當守震驚

愍冊誅章

極其哀榮

謂仁必壽

胡止六喪

百世之名

則如皦日

穹隆之栢

為今其棠

勿翦勿摧

正惠所藏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洎夏不雨詔中外薦紳言天
下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六事以獻

其一謂臣觀今日之患大抵忠厚變於刻深老成奪
於新銳公言辭於偏是遠謀沮於近功循習成風恬
不自覺追勒編竄先朝所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
註誤輒從重典故侯宿將宜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
且以財物失陷嬰峻罰知之者以爲當罪不知者以
爲寡恩願下寬大書滌除苛習母以小愆傳重比母
以一眚弃前功其二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
法變而江浙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民胥
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爲民鉅害願損其額削
厚歛之無名者還簿錄之非辜者其三謂湖上賜園

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大繁闢地太廣中宮知民
疾若本以節儉輔聖德陰節懿親制節謹度人所共
知不當以是累其羨其四謂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
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金戎猶夏之兆比年此風復
熾實蕃有徒出入邃嚴恬弗呵禁甚者凌轡官府閉
節通行黃冠之徒陰怙其勢豪奪民田官吏相視雖
號爲有風力者亦閣筆而莫敢決願以宣政爲鑒嚴
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矣其五謂
苞苴之行賂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差以締結游揚
而得守牧論薦以寅緣挾持而取是眛賄爾又天府

帑藏大半耗於供餽諸軍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
主將易至掊剋槌剥之慘怨咨生焉願詔大臣戒敕
中外勵清白之操杜賄賂之源庶幾寬民力弭兵怨
其六謂諛說巧言虞周不免特貴吾無可乘之間爾
禍漢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階
可投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諛言固邦本實宗社
無疆之休時上封事者以千百數其言猥激切至爲
中外傳誦者財十餘人而公與焉未幾奏事殿中又
言宮僚之謹柬所以輔成儲德今主鬯元良令聞日
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

便嬖讐御親昵之時多市井富民稍有貧緣皆得窟
名補授且彼非素知書者而使日娛左右臣未見其
益又言太尉古三公官間者貴戚未聞有橫草勞輒
寘石階極品非所以勵有功者又謂宦寺與政事內
帑付私人非我朝令典聞者壯之公名冲字衢卿世
儒家自其諸父迂仲先生某與其子北海先生某皆
以經行爲學者師公少從父兄問磨礪灌浸韜負日
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驚喜以爲有制誥體擢
寘上游知公者謂其詞藻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气
董然與人語若不出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

目之迨其奉明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似剛鯁名
者有弗迨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涯者公慶元
五年進士爲汀州司戶參軍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
辦公事辟准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郎崔公與之
薦于朝故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應詔大臣
得其壽邊十議嘉之遂擢錄國子越二年始遷本監
簿曰外未獲而公病矣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臨安
年六十有八公之先自固始入閩爲候官人曾祖某
某官父某贈某官娶張氏封某實同縣某人之女有
賢行後公二年卒以其月某日合葬于某山某原二
子曰遇國子生曰某登某年第今爲南雄州教授皆
雋異不群人謂公爲有後云銘曰

嘿于庭諱于朋夫誰弗能平居叻然有跡萬言

維公之賢晚官于朝僅再遷獨抱姦節歸其公
勒銘斯丘億載傳

監車輅院詹君墓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擢第者
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於時年甫
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方重人謂且將遠到者既而
得清江戶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財

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計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不幸不究其志以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詣余西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爲指歸非它學者比也予方悼景憲之無年而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爲請予尚奚辭景憲名淵姓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爲崇安人曾大父城太父恪贈承事即父冲通直卽致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文公朱先生游得脩己治人之大致故其仕也孜孜所職唯恐後焉晡早挾饑尤極勞瘁江右俗囂於訟案牘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一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必請以屬君曰寧爲戶曹非不願它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卽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爲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而親歿矣服除差監車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上五十八其不謂之命耶景憲當

以博學宏詞試于春官既中選而以嫺黜遂弃去不復爲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爲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志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祭氏蓋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

景憲爲人溫良汎愛其於鄉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糴粟下其估以惠困窮它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已忻感故里聞之人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爲細事獨其敦子不汲汲於世俗之所驚而以明善誠身爲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爲重軒裳爲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爲腴仁義爲車此今學者所迂嗟吾景憲典俗殊嗜取其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紛紛爲人捐銘斯丘維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稚州太守陳公維之夫人林氏諱匹善長溪儒家女父簡能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家也兩家世相承以詩書爲奩囊禮義爲簪裾夫人習而安焉

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不及事吾父母矣有
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母者事之乎既嫁舅姑亦
先歿則又喟然曰吾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蘋繁
之薦其可不躬致其潔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
孝稱夫人稚州季父死諸孤悍然有淪落憂夫人收
其子教之若己子嫁其女使得所從嫺舊急難至脫
笄解髻亡慘色稚州令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喪明
里之誅負者靡至僚之妻莫知所處間獨涕泣爲夫
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弟也吾視若娣姒也孰
有娣姒之急而勿恤乎哉吾雖貧有嫁時之裝在吾
其爲若償之乎捐其子弗靳嗚呼世之士以學自名
平居論說辨利義貞若析毫芒至其處辭受臨取予
所較僅一絲粟低徊顧眄有莫能自決者蓋意爲主
而志不立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匪剛與明
未易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稚州歿門戶
衰夫人亡隕稷意嘗顧二子曰汝家自先世來無以
質稱者然繇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斬而父王
雪自將所以爲後人計者甚薄然百善生於儉約衆
慝源於奢放而父之道汝政不薄也夫人之識及此
非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之世禮教脩明於上當時

婦人女子所易徃徃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羨之
無後辭也秦漢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
整飭彤史輒夸而傳之况如夫人者豈易得耶子素
厚其子無競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斁皆夫
人出力學能文辭而無斁先夫人二十日卒女一適
某官趙某無競居喪甚貧然親故賻贈一不受曰夫
人遺訓也夫人用其夫奏得初封卒時下七十有五
寶慶丁亥正月某日也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嶺屹兮清流鬱盤歸從夫君兮萬世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五

十五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玉文卷於衆
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爲予
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
連帥幙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
詹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趨如在己見其有寒
貧者調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掇雖貧賤困
篤必以身親之與八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
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爲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
登朝閩之士病於計階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
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爲君營

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為憂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說嘿契于心大書座右以自警勉齋黃公幹文公之高第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所未悟黃公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續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子曰仲玉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豈為利祿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

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
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某雖潛閩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
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大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
日葬君于橫嶼之原予知仲王者故爲之銘曰

昔未識子

予文我評

及既識子

戒懷子傾

今者奈何

予裁我銘

執筆慨然

我涕子零

嗚呼傷哉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孝肅世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五

十七

家合肥曾孫萃徙永嘉之雁池是爲君四世祖祖父
家又徙樂清之柳市其居城之西洋則自君始孝肅
以清節直道爲昭陵名臣後稍不振至君少入太學
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
有得於絜矩之一言故其教授盱江脉士之無所乎
館也則首闢講堂既又闢諸齋增廩生徒至五六十
人其在豫章亦然御書閣久圯白于郡一新之鄰壤
之士亦相與負笈從君游弟子負溢幾數百其宰吉
之古水脉民之病在於土瘠賦重則爲均稅之弗均
者而更新其版籍使人蠶亡所容歲艱食爲請粟下

常平使者振業之又請于州蠲其賦民貧不能輸者約縣計輸稱提楮幣之令下郡歆因以爲功奉行亟甚它縣惕息應令亡敢後君於其間獨務爲以便民郡文書朝夕下君弗爲動懷府有移書鐫誚者君報之曰某書生知奉法循理而已寧忤上官以謹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罷人始服君精識賦粟故即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令俾改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四事爲之止縣有五都各結義丁自衛時黑風群盜方熾郡將提兵致討榜縣發義丁爲犄角助君曰義丁爲鄉井故耳驅之以

嬰劇盜猶羊禦狼也則移書具言所以不可之狀檄再下君執如初事亦爲中止縣之俗素狃于訟少不得志則徧走諸臺或請懲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其是而已縣而是臺猶縣也非是可使民有寃乎由是邑人察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不以所惡者加人而以所歆者及人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絜者何以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汲汲自謀者知有戒而已初已之室雖剝民之廬弗問也豢已之歆雖腴民之膚弗恤也以君之學其能卓

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物其可勝既邪君之始仕得寧海尉後嘗分教金陵皆以內轄不及上晚得倅吳門又不幸未至而沒其將沒也猶以學之所得者為從子言之俾勿亡其亦可哀也已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八日其終也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窆于瑞安縣崇泰御漁潭之嶼夫人高氏宣仁后族也三子志密以君致仕恩今為從事即建陽縣尉志行志修三女承奉即薛師憲從政即丘吉老其壻也季未行若既葬若干年而志密始以盤洲叟徐君寓所狀事實來謁銘予雖未悉君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之銘而弗辭其世系見於水心葉公所為考君之誌者今不載銘曰

蓄之裕狹其施嗇諸躬後之詒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英州州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已奉法愛民君不行之又播之歌詩楊公與部以下既力大抵謂君能不負予善後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夫予

君財數舍治聲日聞不幸甫滿歲以讒去官未幾得
邑廣之新會又不幸甫滿歲過

本樞

來歸過予里吊哭外問在南時

同

有尚書崔公所述在出以示予其畧曰君之
也縣無正官久弊端如毛民徃于訟吏贖于貨財且
瀕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辟寒暑事亡細鉅必親
凡罷行賤理當否徃時新令至蚤戶有給由錢受所
牒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族之流寓與悍獨顛
連而亡告者粟其食春賦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
雖溝澮亦時濬治其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
歷官三十稔求田間舍不少槩諸心忍死一貧雖啼
號弗之卹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宦甘受凍
饑一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祠晉刺
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勵來者君既歿邑人謂其清
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古者銘鼎
之制變而為碑碣誅狀繇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
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
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若崔公者非所謂有德
者和予嘗評當世廉節士以崔楊二公為稱首君之
攝守也楊公許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

者邪士生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
知於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榮辱
爲如何閭黜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爲如何
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祖某祖某
父某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汀州漳城簿復州
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換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
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
卒官止奉議即娶某氏先君若干年卒子友直友恭
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

銘曰

直西史集卷十五

廿一

越嶺喪清兮濁世之常貧泉一酌兮千載猶香
君胡爲兮獨侑食萬鍾可有兮此不易得後有
考兮嗟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友人黃仲玉皆號爲長
者家仲玉居城東其五世祖以寬扈樂施予得是名
閭里間然二家故媼戚也李氏世爲儒
至肖望
老于布
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
善人之不
仲王之歿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

望歿李氏 為請貶其狀則仲玉子廷魁之所為也予之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渭其

先唐刺

在寔既歿民奉嘗之後其曹裔派

居于福為其縣人有諱堯者始以長者稱堯生寔寔生邦直邦直生暘暘生鈞九五世矣而長者之稱如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言吾家世種德會當有興者故以起巖名其長子次即肖望也肖望幼苦學夜不解帶且不頽水者數年十一能屬文逾冠入太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後六載伯氏亦繼登焉迨肖望陞朝考君嘗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宜人肖望之仕也歷澧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其為人沈靖端肅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為無劇易必盡力迺止辰故夜即國士弗嫻文藝博士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肖望斥校士所得合俸餘更初之始朝夕與士接安曹地極邊時兵革甫息四野多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瘞之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踵茅欄竹屋易以瓦木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為之聽民輸餼直以居繇是井邑寢還其舊歲當郊奉常符下共庶腊肖望念民罷未盡紓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已者事得寢縣故無城軍興時守寓治馬畚土為

和草創甚然卒賴以完至是復頹圯肖望請自力興築兵民之即事者粟食有差冬而作洎春而息費無遺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却使者帥守繼以聞詔改宣教即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氓間人病其擾至是昉為新營軍民不相雜咸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贏豫為振卹俟明年大旱蝗為糶粟之所十有二以便民又貸賈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自旁郡泝離來者亦賴以全會新太守至入吏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數四佛守意遂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五

廿三

白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藍朝饘莫粥澹如也後數歲築堦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古今談性命以為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二月始屬疾顧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怛為以正大忠孝四言勸其子俾有互三月甲午正襟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朝奉大夫肖望性至孝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幾骨立及母夫人終垂老矣悲慕不減少時人以為難嘗校士靖州靖守方湜民為兵雖仕族不免肖望為歌詩以諷守媿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戕於盜屍流蔽江為書白府帥旬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果上

嗚呼肖望之所。此其不謂之長者邪。迹其家世以種德澤物爲心。顧所施不出州里。至肖望推達之稍宏矣。而功利又不過一縣。君子惜之。然士之奮窮約。躋貴盛者不少。波流滔滔。易以溺人。私欲弘而德義少。往往反媿其先。是軒冕之華。不若布帶之陋。肖望之仁。雖不大烜赫於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灑是可書也。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卽方叔受遺澤。肖望平生善著。撰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集解。諷誦詩時政書典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家。方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刃股肉粥而進人。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知孝云。銘曰

真兩山集卷之四十五

廿四

越城東南山陽山葱蒼水悠長。仙都君此其藏。

世長者名芬。鄉嗟後人無或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夫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使劉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樞之配。今朝散卽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參議官遠之母。窆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壬午。殁于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合塋于金壇縣西五十里白水塘吉州使君之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埃罪。

湘閩弗克爲既而歸卧故山衰病連歲又未克爲紹
定三年遂守樵川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効于朝句罷
去則以書來諭曰遂之母弃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
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觀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吾母
於地下敢拜手請子於是矍然曰此某之臯也退而
閱其事狀則丹陽劉公宰所篡次劉公天下士也其
於夫人言行反復咏嘆以爲世所甚難者豈夸也哉
蓋夫人莆田忠惠家女曾大考曰袁宣德卽於忠惠
爲弟大考曰覲成務卽當崇觀閩父子相戒以勿仕
士高仰之考曰樗朝奉大夫知梅州始自莆徙蘇常
之境以居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
夫人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摧毀如成人事母沈夫
人動靜必偕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歿歲時薦饗事
細大必親遇諱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無戲言情
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闕自奉菲甚服飾少珍異輒櫛
而藏之至常所服御雖故幣弗之弃曰死必以附我
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外親之孤且窮者收卹之
其可教者館師以授之業女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
無失時夫人奉承惟謹敷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
而嫠使君迎寘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

使君之元配曰范氏夫人實爲繼室而拊其二子若
己生女長無以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蓋不可殫
書使君有友曰趙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常以過從
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
顏色曰庶乎其納夫子於善而儆其失也否則歔然
以爲憂諸子幼時夫人夜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
不寢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舐具
遂年十四與江東薦書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
風聞夫人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人皆艷之言者亦
媿嘆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
諸子仕以蘆爲本蘆以儉爲基及諸子志尚日高文
字日工又戒之曰母近名母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閱
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
淮閫畫夫人曰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
饑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
也值夫人生且自守以下咸致賀會大水夫人蹙然
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母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
如古循吏人謂母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
賢婦猶難之也遂方妊母時乳盪眊之曰女也吾有
術可轉女爲男夫人悲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

言何爲至於我亟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生男里人有假神祠以賈利者相扇蕩爲土木偶未閱月凡用器悉備它所興造費以千萬計將卜日迎真梵宮儀衛率做生者遂以姦訛亂俗亟爲書白府縣禁止之群小私竊聚謀意夫人可撼以福禍至有欲潛伏後園爲幻怪者夫人曰神果聰明正直豈加禍非幸不然足淫昏之鬼爾不斥奚爲遂以是勇往弗顧卒斧其像火其器榜笞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夫人以男女爲定分不肯試乳媪之術以僥倖萬一非知天命者能之乎

真西山集卷之四十五

廿七

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之鬼不足事非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教熄雖號爲薦紳儒者往往溺心於詭幻冀福於冥漠以故異端熾而正瀆泯舉世俵張焉莫之適歸夫人生長閨闈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見理明信道篤迺如此使爲男子任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必優爲之此不惟古賢婦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爲妻道人知順而已先儒發之曰非徒無以配乾也故女之賢以婉嫵淑惠爲本至其所立有烈丈夫不能爲者非剛與明其孰能之若夫人者非

所謂剛且明者邪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故溧水
主簿二人皆范出次即遂曰遂今爲某官曰近日選
皆世其學女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壻也一出爲某
氏女孫六人予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志遠
有綜理事物之材而學則未已也及來樵陽當寇亂
方殷環數百里莽爲蛇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
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近能
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揃除鉅盜去東南數十年
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則宜銘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爲婦德之全懿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五

廿八

哉夫人其識卓然故誘之以所欲不能惑脅之
以所畏不能遷人皆曰難戕則易旃彼淵可田
彼陵可川我爲斯銘百世弗諼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
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
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岐路而不知所
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
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
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和意者於
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
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
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
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
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業
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
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先足下不以愚
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
歸始以禮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
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脩身之

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
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畱止
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
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爲
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
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
誦書至丁夜弗倦游舉丁鄉入太學淳熙人年中南
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
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
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嵎縣簽書慶元府節
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
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明於義利
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就一尉人謂塗
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爲喜雖篋楚塵埃間弗卸
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
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
以和黨綱天下善士恨佐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
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
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誦後固辭故事禮部殿廡有
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獨從

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太府矣不求爲州
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
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于譏至其泄官行
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
交至卒不能毫髮汙有疆盜剽海濱家院下其名俾
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益益諸公輟
覺曰陷人大僂而以徼賞安乎至獲造僞券者應格
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
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曰事逢帥之怒則姑
歛退以待威少霽復曰事多施行在剋適歲饑民告

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
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藁潔之操推
重縉紳邑人以爲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
而更鬻盜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
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
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
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
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誼非
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其他
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

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則
溪東爲堂貯之命曰博雅燕若無事蚤莫繙閱閒及
浮屠老子禪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爲亭扁以清心
風日恬暢輒狹冊相狎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
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
終于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爲文曰溪齋類
藁若于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瀘
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某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
孫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
章同遊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未
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哀
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
弗以自留族嫻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
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
謂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蒸理之學日
明然士多假竊形似歎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爲
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
不在於多立說公爲矍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
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膝公之所以學則士之
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

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始爲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浸訛

迺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眦其人

則或可耻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謹於言

而勉諸已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子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季曰仁屋皆孝敬
祥順爲其家鳳麟仁雖未幾而有志澤物親仁鄉善
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子雲拂霓之幹挺拔未

○直西文集卷之四十六

五

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
二年季沒常潤間訃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
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
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
而悼之善也既而疆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
若民一身而數責萃焉豈私哀吾子時和且吾聞之
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脩短不同同歸於盡
惟有德者爲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
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蒞官臨
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爲亡益之悲

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見於不泯也於是季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某使銘其伯焉吁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公志而洩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誼不可辭考其狀畧曰君字聲伯世為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功即致仕大父勅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兼帥事母張氏先若干年卒贈令人君性仁且篤自能勝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懈容門內事亡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姍狎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諉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數雖毫銖弗差而尤以凋窮振乏自力嘉定中用寶璽恩補將仕即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勉之乃行郡守留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民居若晨星官宇尤圯弊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超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布僧可任者貸本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餓弓兵素不練君曰尉以弭盜為職雖亡盜備可弛乎迺日角以戰技庸錢之贏故例給它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私

帑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官厚其稟稍益市書礎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遮晉係道再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止文林郎年四十有五妣湯氏湘鄉丞暮之女生一子椿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蚤侍公具得為政本末及在官盡瘁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官山有女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轢齊民州縣吏惕夕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訟至庭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于嗚呼觀此一節君之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烝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以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泳文公朱先生之高弟弟子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蓋有自矣既歿胡君實狀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七

維民之生

有物有則

是曰天命

人所同得

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

毫釐有差

是悖乎天

懿哉聲伯

兢兢一心

揭于燕居

有赫其臨

為子而子

為吏而吏

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

身雖有殞

其心炯焉

年雖罔壽

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

允若夜旦

嚴嚴高堂

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頴爲尚書
刑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允當世名儒耆碩
集闕庭天下望治如元祐獨公堅卧不起抱全節以
終士高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公適志其墓公名強
學字行父實少師冢子羈非時王父正議授以左氏
班史諸書朝夕誦諷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沙時張

分頁五西山文集卷之四十六

八

宣公尚亡恙岳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雋游
處有彪君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爲公言前輩師
友淵源甚悉及補國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
嚴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湘簿
帥王公藺檄致幕府事輒咨扣辟京西安撫司準備
差遺楊尚書輔爲帥尤器異之改宣教卽知饒之安
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間郡邑勇配以應期
會吏並緣爲姦公獨從容辦治若無事日歲旱苗刻
意荒政允所以振拯者百方竟事民得亡流殍學政
久弛公聞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學月旦會講

率諸生以聽繇是士知勸慕中第者相屬湯君後亦
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如子游
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廩於郡公請復
焉閒則會出內裁冗濫比三歲所餘滋多乃舉以市
田四百畝名貢士壯士之上南宮太學者賴以續食
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治津梁而作放生亭千江
之瀕山川之觀豁然更新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
清晏飛蝗過境不入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
楊氏爰外除辟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囚祠便
養得主管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
罷權酷令民自餼輸息錢犯茶者寬其罰擢知南安
軍俗故獷鷙中更陳廷佐等亂魁桀者往往得官姦
毗艷其利是歲春南康饑復歉聚爲變公至首諭大
姓出粟振贍之蠲屬邑賦租以亂數然後侈其幸亂
始旣者威行惠浹遂以無事公謂周子二程子昔嘗
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偏買地建祠率掾屬諸生薦獻
如禮且刊近思錄俾郡之士識爲學大方又以貢闈
隘且弊徙而大之規摹爲江嶺間最提點廣東刑獄
有郡守居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摧鋒卒戍淮甸歸
道中輒剽欽公命尸數輩以徇士始識軍律改轉運

祿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非所急公曰吾欲知部內
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蔽我清湘縣申衆家
峒爲鄰峒所屬邑人大震恐公曰此峒民自相讐殺
爾豈勿問已果帖然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夢賢世
與省民王布有怨會布以事來衡陽夢賢族其徒殺
之道旁已遁去公命巡尉諭以禍福許束身自歸未
幾夢賢領其徒四人請臬庭下公命鞠治真殺人者
于理迺白之朝謂夢賢世長徑同今又挺身詣官四
人已扭罪又償死者冤乞賞夢賢一死繫蠻徭心人
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威懷谿峒爲得武岡

卒蔣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屬權軍事曩莫使曷之
未幾某三人首以告一路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
致疾嘉定十七年四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皆
朝奉大夫夫人李氏封安人柔明靚莊有婦道執公
喪越替亦不起子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女
適某官趙與勲進士潘自慧將仕郎王瀟與勲故正
惠公希釋子公在安仁正惠實爲守嘉其政薦之朝
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仲方季方汝方一尚幼公
夷澹雅靖自幼師薨即息意榮官買園築屋扁曰退
菴蓋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明齋

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言傾盡肺腑不爲留藏田
方書疏率手筆酬答字畫妍勁可觀性嗜學官事暇
未嘗食頃去書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媿媿皆文字
語某之族皇于潭也適公未使間相過劇談公爲道
疇昔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闕其施置大抵
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帥意者寬近縱嚴近刻也
蓋嘗以吏師目公及彝常道等請有紀焉輒次其事
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者今不著墓在
常山縣若千里長庚之原以李夫人祔實寶慶某年
某月日銘曰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六

十二

嗚呼少師事紫巖而友納湖紫巖不可見矣得
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師又不可
見矣有子如公尚庶幾識矣刑之遺餘昔語鷄
披今銘馬鬣追懷曩游一飯三咽

祕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給筆
札于王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跋扈狀公
言蓄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氣必傷虎不從
之山林而豢之家庭又將噬人矣諸葛亮曰民困兵
疲事不得息則住與行勞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共

家請誠不可已盍亦鼓舞歌動之俾常以逐比爲利而不復懷巢南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賈諛衆建諸侯之策爲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黨與散則無和心他所箴砭時病甚衆公之爲人覲樂和易蘭郁而玉溫見者知其將以文字瑞朝廷也及是對出媿媿萬言其論山東事尤中的然後知其有識治材非顛瑯鏤組織爲文人而已後六七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六年稱兵反死楊州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身已不見矣烏虜惜哉徐在浦城爲著姓曾祖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封太宜人公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徧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漳浦簿未上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除教授温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公年甫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鄉大夫爭遣子弟從之游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公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公試博學宏辭畱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知貢舉曾公從龍

師其僚薦干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聞其始第再旬間局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於是兩至宜被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選明年除吏部架閣又明年除太學錄浮光虜騎退或謂其國有內變且力弗支公因對言善爲國者不以敵至而懼敵去而喜大羊之性情偽難測逡巡而示弱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款我又論諸軍占破剋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試除正字未幾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爲郎祕書內直如故自嘉定初用 阜陵故事以館職兼比門

至是凡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爲得體上將親策士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卿訓辭溫厚宜居代言之任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居數月起知荆門軍未對晉爲宗正丞兼司封郎官俄兼學士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爲故事兼尚右郎官王牒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又遷祕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閣知贛州疾革請致厥事直實文閣進一秩未拜以十七年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於家年四十有八官

朝散大夫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浦城
自國初楊文公首居翰苑以文章妙天下然同時進
者不少獨公嶷然山峙自人主猶敬憚之世之稱公
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箴上自人主以及宮掖
下自公卿大夫規切畧徧殆有志踵武前脩者顧天
不假年中道以歿可勝歎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
年卒子莘老從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
進士夢發鄉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
盧壯父公之墓在冢太里池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
丙辰其塋曰治夫人歿舉以祔焉端平元年冬十二
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六

十五

璫璵質兮溫良富追琢兮辭章指鼇麻兮迅步
發大冊兮輝煌嗟文星兮蚤墜奄莫留兮明時
之瑞黷茲土兮埋光尚精萃兮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
成性行以成已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
致哉脩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
故自河南以來教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
其本之同歆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

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爲浦城人曾大考夢禹即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徃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賓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友也公之學淵源蓋如

此故見理問而自信薦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蚤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指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徙鄉先生徐君翺學徐喜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亡旬月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激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蕙帥事亦附黨論

者顧謂公有守數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杖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爲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唯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釣致公公弗肯陳語人曰張叔澄太彊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充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爲心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旣田此爲煩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躡屣往來泥濘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給會峒蠻竊發殿求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訶知首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款遁若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挫足亂先作矣有輿乘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掾公行抵永新旣至見饑民纍纍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相公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諗于州于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丘事未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爲人懇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微服徒行訪田野間具得其囚負冤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

特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鞫官惧得失入罰則以希
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殺
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久
不決前鞫者既得其情囚默甚使者臨問則窒耳以
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其再使者疑且怒以覆訊
諉公移書劾幟俾諭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
以如前鞫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
雖官吏交怵弗爲動也宜死者宜之死雖臨之以部
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
之平其肯翫法以殉人阿意以留寵乎晚宰慶元甫

至而目青作然兩造在庭猶譟之至前見女語之人
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之日送者至泣
車下嗚呼眡公之行與政若此其不自學出歟然則
世之以知行爲異路理事爲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
也蓄之多而用之弗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
之學以及諸身爲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
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
其位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况於公乎
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芸堅
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沒實嘉定

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葬于縣北十里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一年蒙知縣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蒹隱之詞以自侑聞者為竦踴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歛而端之法度中不歎卑不憂貧中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為卒莫伸吁可悲託

斯文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省使

真西山集卷之四十六

十九

刺泉州者過浦城睹山川秀異因居焉曾大父仲通大父顯仁當花汝為倣擾募鄉丁保里社人高其義父夙齡贈宣義即公少刻意問學再舉于鄉登淳熙甲辰第調晉江蒲澤收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朱先生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頽公師魯為守事多訖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為敵讎帥趙忠定公選官撫諭衆皆憚行公獨毅然請往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弭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有商胡坐重辟寅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舶屬有海商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絕且斥里

人不復痛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迎不敢忤公遇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就會詔內外從臣舉可爲職事官者頽公以徐誼陳傳良等應詔而公與焉秩滿調劔浦令改閩縣丞未上服母孺人鄭氏喪哀毀如礼服闋調筠州錄參獄舍故湫隘遇暑溽因多疫公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獄事至重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爲輕重前後兩太守寬嚴不同公砥其所偏攸助之郡正賴以平允漳浦史謀奪民楊氏家貲械制獄累歲弗決公一閱得其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殞非命者憑藉巨援祈苟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郡失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鞠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以迹怏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還事作調兵于州菅卒憚行頗洵公諭之曰國家養養汝曹久宜奮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閔爲今當白州優爾賞給遂聽命無敢譁改秩知仙游縣初至決壘年滯訟於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士像故相葉正簡公于學與蔡忠惠病祠富室有據官地及寺田築堤植榕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聞于部使者劣治之撤堤伐木以復灌溉爲農人利

今民有陳姓者與錄匠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踏死
于道縣檄官驗其屍皆謂陳實歐之死公疑之研問
數四得其情請聚官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爲平
民害公勸立義後均產通差有爭于庭者一裁以法
故例將迎工役責之僧刹公在官秋毫無所專配其
潔已愛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每曰貪汙自多
歎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歆如意不受賂安
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秩滿造朝會
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才臧否戰艦姦弊褚
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喪
之明年亦以疾終寔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
十有七官至奉議卽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
三惟寅惟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桂孫榮孫莆孫賴孫
啓孫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
圭之孫繼祖次適漕貢進士趙綜檉次末行予之生
後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相與厚甚
每心敬其爲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方之官自南未
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葬于登雲里下沙驛之側惟
寅又請銘適予再守泉行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
乃系其事而銘之銘曰

斷斷乎其誠且直也廩廩乎其廉且白也退嘿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貶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予聞禧中自延平從事入連帥幙府時鮑公粹然寔掌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他腸當官不畏彊禦而未嘗爲鷲管之事予常慕其勁若不可與世耦既而去爲兩州終以落落坐紕致于家後二十有七年公之子友龍來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爭議上官前棘棘不阿與呵斥姦點之奮髯裂皆氣象猶凜其在目也吁氣稟之性或柔或剛世無孔子退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類不能無所偏然剛者終爲近仁而闌然媚世者鄉原之行也友龍以銘請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先自開封徙越又徙括爲龍泉人曾大考安德大考貽周俱以行稱于鄉考謙贈朝議大夫妣王氏贈宜人朝議嘗一與討僭卽不事選舉退而自脩于家里有訟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有過不畏有司之法而畏其一言公少敏悟刻意經學踰冠入太學淳熙辛丑初進士調徽州可戶參軍先是歲受租吏因緣爲欺

多過取民困甚相與愬于州守以委公遂頓革前弊
常乎使者命敷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歲盡得
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令邑多彊劫
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爲囊橐每捕獲必窮竟根宄所
在痛懲之盜爲衰息士風故陋甚公得三山老儒俾
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孝邑有旱溢公禱于定光佛祠
輒應它日詣州州父早父老白守請公以禱兩立至
州人歡呼稱爲上杭兩州有疑獄久不決臬使辛公
弃疾語其屬曰自入境惟聞上杭令解事盍以委諸
公一閱具得其情囚以不寃橫死用舉者改宣教郎

知嵯縣服朝議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
饑疲精振卹邑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毀公
于使者坐劾以免父老遮留係道復知吉之萬安始
至爲文戒吏民以遷善遠暴上下相安牒訴日稀囚
圖數空田里間無吏一迹吉之士風爲江西冠獨萬
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意教養士之能爲文者必
加優獎由是競勸于學比再歲第奉常入太學者始
相踵繡衣行部郡縣望風震竦供張爭務華侈公獨
戕吏砥舊比母輒加使者始不能無忤終以此知公
及來閩中九屬郡利若害與量情民隱之實吏欺謾

狀周狀必具以白帥何觀文澹薦之朝謂公於剔蠹
去弊功爲多知融州融介居群蠻中時比邊繹騷徑
寇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羅其剽焚者公嚴立賞
格督兵以捕而遁逃竄逸莫得要領徐察之乃其酋
陰餌和胥伺州家意嚮爲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寇
亦隨弭諸使者舉公治行爲西廣最入對極言攝郡
之弊上嘉納焉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
淫昏之鬼蹤跡詭祕不可詰公闕他訟見民有橫死
者疑爲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
公之在官重湖鏡清商舟安行庭訟弗留吏饒掃迹

諸使者狀公治行朝廷將就畀以節而兩臺吏憚公
威嚴協力挑詆竟以劾免浩然東歸岸巾扶杖放情
山水間與樵收相爾汝十年三續中祐祠以其年月
日卒年七十有三官朝散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四
年歿贈宜人子應龍光公卒友龍今從事卽監潭州
南嶽廟從龍登龍皆進士煜出繼長女道朝散卽則
判鎮江軍府事梁正己先卒次適成忠卽監徽州績
溪縣酒稅何處介次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子
一人公性任真無矯飾友朋有過必直辭規功之是
非可否惟義所在貴勢不能奪爲公家惜財曰此吾

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日五日葬于福山在某鄉某里銘曰

有苑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名公之居兮永寧以燕以麻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脩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以威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徙兩諫官遠已者將陰竊國柄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爲學官深憂之會有詔求直言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光九三出臺而同列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

寤感實紹熙甲寅冬也侂胄自是專輒蘇師旦復以人奴儉黠之尤狐媚取旄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黨灼矣群私人一律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侂胄居中則名不上師旦賓謁侃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以卽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侂胄遂掇怒群小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榘上疏牽姚愈前論公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爲學官與袁燮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敗獄起亟師旦竄鄧友龍假胄又伏誅朝廷思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

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繳駁論奏之且為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于請之私矣天子憚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顓國會不兩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常暘若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為變謂下人謀上虜修好增弊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內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無故出省謂小人間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宰相職在燮理陰陽而不兩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引王呂蔡秦覆轍為戒東宮得副本觀之且咋舌危公公自不以為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舍人兼權臨安府鈴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此中宮意公不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示已已奏藁竦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人

一壞矣嘉定復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
年之間斷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耻而全
人希少至于今民悴兵恣盜賊作而戎狄侵侮天下
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世之才併力作
新之而如人沉痾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公之
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
金華曾祖矩祖敏泰州助教考嵩卿通直即贈朝奉
大夫妣杜氏贈太夫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
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即以恩霈磨勘七轉至朝奉
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爲國子錄太學
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
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爲祕書郎度
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兼太子舍人兵部
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
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
伴使祕書監兼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
人起居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脩撰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
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安富

爲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爭奪於賦
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旱荒饑甚具雖
有不爲蓄持大體不求顯顯名故在廣德民得爲良
民士得爲良士大夫公疾聞卽爲禱祠曰無使戕慈
父去去而人懷之其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爲慶元又
推而大之減耗剩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毫屯駐兩
指揮罷生酒苟戢豪家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爲便
其在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
建言無顧忌心在宵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出入
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否士風丕
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廩而教之聚擢
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皆爲聞人在青闈專
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聽不爲疲內春坊一日督
官媒氏擇配公聞之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
嘗聞宴張燈火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
之又嘗爲接伴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
釐正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劇盜因一一白之曰不
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闢人戚
卸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某嘗聞先
廟違豫久不覲重華容都人洵洵公自涇川走書諷

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以俟六飛之
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
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壺旁斥黃門且言脫
壽康壽壽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
有一不軌扶義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
視歛以爲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
哀其言之忠又聞晉正嚴相之日傅伯成既遷之時
正和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臣不可無
辭以示天下深折陰和窺觐之前已而追數姚愈沈
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沓去薦

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
甚別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爲難能
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
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嘆也已蓋公性孝忠
始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
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瑁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
又探兩丈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絕繩如一貫始
對大廷危言正論卑晁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
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
而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

學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爲諱則何以立國
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
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
之流涕斥房闈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
子思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
公爲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告所交皆吉士
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行事夜則筆之
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紹興
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
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
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瑩以公遺澤補將仕郎
第庚辰進士今爲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向祖公
歿之明年塋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塋哀公
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
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
公標題本意爲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
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撮其大方爲
家傳傳成來西山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
屏公之知知公之詳瑩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
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

九年某入翰林爲學士始克爲之銘然每嘆公由大
蓬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歎
爲公與祕書監紫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之典
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名卿矣銘
曰

彼婉孌輩

迫休患害

我石不轉

惟義所在

彼酣豢徒

爵祿染濡

我金不鏽

惟道與俱

權門熏灼

砥礪鋒鏑

孤忠對越

遑血覆却

孰持宰柄

利誘衆正

危言弗避

直西吳集卷之四十六

廿一

謂有義命

直大而方

庶幾見剛

不容何病

安於淮陽

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

並游地下

東萊成公

